



和
1533
27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目錄

題跋一

題元武宗追贈先聖詔辭後

題欵器圖後二篇 南陽耕隱圖跋

明皇講易圖跋 朱子真蹟跋二篇

題朱子勸學文後 陳真晟墨蹟跋

東山賓主詩歌跋 惺窩先生五言小絕跋

題惺窩先生集後 題惺窩先生手跡後

武學十二景畫軸跋

羅山先生文集卷五十一目錄
題跋一
題元武宗追贈先聖詔辭後
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關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矣聲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右元武宗追祀之詔也學士閻復撰

羅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一

題元武宗追贈先聖詔辭後

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關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矣聲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右元武宗追祀之詔也學士閻復撰

之歷代加號孔子者無加焉余家有古畫聖像今
本多甲州太守就而使工寫之景仰之也索書其
上古人曰鄉黨一篇畫出一聖人則余何敢措一
詞哉故書此詔以塞其請云元和九年

題歌器圖後元和二年作

右出家語荀子等書四書人物考亦載此事以為
是時孔子四十有六歲子路少孔子九歲夫惟古
之人以器物為訓戒者不少矣堯立敢諫之鼓禹
建誹謗之木成湯盤之銘武王几杖之銘而下至

于崔氏座右温公布衾不違枚舉也誠虧盈而益
謙天道之常也安不忘危持滿之道也制節謹度
盈而不溢敬慎之至也今此歌器圖置諸座右以
為日省之備不亦宜乎於乎温良恭儉讓者子貢
之所形容也温厲威恭安者曾子之所髣髴也瞻
前忽後者顏子之所卓爾也鄉黨一篇者門弟子
之所畫出也然則欲拜聖像者豈外求哉故今於
此圖於小影唯論其意不論其形云

又小出大和守求之
寬永二年作

右敬器說出於家語及荀卿子書既其有成說則
吾儕豈容喙哉若夫聖像之似不似則古人謂若
差一毫則非其人然則欲見聖人之心則求之於
肖像小影之外可也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
難言也病聖人之心乎捧聖人之心乎若使西子
蒙不潔者是誰之過歟嗚呼聖人之心果有病乎
世人只自病而已今對聖像不能不感焉

南陽耕隱圖跋

建部内匠所藏

南陽耕隱圖見其所題跋蓋孔明丹青贈龐士元

者乎希世之物也張彥遠名畫記歷代能畫有其
名無其跡者孔明在其中雖宜和畫譜亦不載之
方今偶見此圖則梁帝及林藻才翁温公等有所
證則不可誣也耶若論其人品則其耕隱與耕釣
之賢輔共希世之間出乎所謂伯仲之間見伊呂
也在則其人亡則其物今此圖初傳達日本以爲
寶玩豈啻寫出物色而已哉識鑒者可見孔明之
心畫嗚呼與誰共對此再歌梁父之吟哉

兼應二年癸巳六月日

明皇講易圖跋

高力左近
隆長求之

唐明皇講易圖者大元名畫工錢選舜舉之所寫
大明名臣楊溥楊榮楊士奇或贊之或跋之其事
與情共見其詞誠是賞識者之家珍也黃魯直云
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按易否九五
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嗚呼當時明皇未讀否卦
乎今對此畫一賞一恨不亦戒乎

朱子真蹟跋

井上河內守
正利所藏

聖人沒千有餘年此道不絕如綫朱文公出於百

世之後獨尊信孔孟私淑周程專以斯道為己任
於是表章六經註解四書以詔后學而行天下且
格物主敬之邃密存養省察之深切發前人之所
未發而能集諸儒之大成遂使道統傳至于無疆
者朱文公之功也不亦盛大乎故其一語其一句
片言隻字留在世間者人皆敬而寶之夫書心畫
也以畫知氣象以氣象知其心則聖賢之文字最
可敬矣文公嘗註二典禹謨命蔡九峯補其餘終
其篇九峯見之歎曰手澤尚新今余對此墨痕不

論其字數之衆寡亦曰于澤尚新殆如見其氣象乎氣象既見則千歲之心亦可以見之乎遂為之書

正保元年甲申月日

又高力攝津守忠房求之

晦翁之手澤三幃云遺廟丹青在云四月交先秋云獻之千古法每幅有二朱章摹臨而見之蓋其一則新安朱氏其次則晦菴皆是篆字也耶夫先生之墨痕雖獲隻字寫新碑舉世珍之况此三幃

乎在則其人歿則其書殆如見先生于異域數百年之後嗚呼天高海濶之度量聞其風度雲喬嶽之氣象接于人可以尊敬之

乙酉陔月日

題朱子勸學文後

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晦翁勸人學如此誠聖賢垂教之意也尺璧非寶寸陰是競故云學如不及唯恐失之勗旃哉

陳真晟墨蹟跋

高力攝列太守得泉南老布衣之墨痕式篇四幅請之為證余辭以不具蕭翼之眼然強而弗措於是遂考陳布衣事蹟寫皇明理學錄所載陳真晟傳及楊廉贊以示之

東山賓主詩歌跋

丙午秋八月十有五日賓登東山而小京師主出而迎之曰厚來賓對曰遊主讓門于賓賓辭主拜而入主右而就東階賓左而就西階進退外降師

師儀儀賓之初筵佳卉珍菓備焉主問而賓舉言語恂恂如也容色愉愉如也頃之潔豐盛饌嘉粟旨酒奉焉賓作主拜主禮賓辭既飽而不多食既醉不及亂賓曰周易有之需于酒食真吉以中止也主曰詩不云乎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鹿鳴之二章也賓又賦伐木主辭曰已沒矣於是夜也風且大雨雲布而山暝燈盡而更深賓主之談未已也北及曉風濟雨止雲銷月白賓主共外洞上之堂堂高而月近天之蒼蒼也仰觀則如躋攀而可至

也如飄飄乎乘風而去也而目力不及矣賓之心
覺宇宙之無窮主似不知之賓亦如忘之賓賦詩
主咏歌惟時獻酒醴于掌上賓酌而飲斯主又酌
而飲斯洗盥酬酢微醺之耽且樂問月月何言哉
賓主相與言而已月何言哉論者曰吟廬山兩賦
赤壁月者主有焉弄無邊月歎一蓑雨者賓有焉
君子曰西都東都異日之談也山有木工則刻之
賓有禮主則擇之其此之謂乎若翼日賓正自東
山則還賓乃朝用書謝主且告之因浚野氏之居

將往南紀送行之言有諸乎否主於是叙事以詞
述情以歌膳膳以風神蕭散之毫餽贐以傳文章
印之墨而送之越二十有一日賓既步自家塾則
至于紀蓋次其道塗所經歷自上京駟于伏見之
里溪于淀河達于浪速至于泉境循浦而入于
紀吊伊勢冊尊乎有馬村悼五瀨命於甕山俄海
則哀稻飯命之自湛陸則忍丹敷戶畔之弗率
出名草之邑行熊野之路望荒坂眺高倉達荒田
而問神武帝征夷所至之處遊倭歌浦以謁菅神

之廟土地所有風俗所宜極其壯觀也淺野氏待
賓甚敬如魯之安子思滕之問孟子卒越若來冬
十有一月朔至自紀越五日賓命道春以書王之
歌詞後春聞而甚懼業業不措然其敢不唯命是
聽春讀其中秋歌也聽者曰美哉思而不恨淡淡
乎表東山者其縹緲人乎為之讀其送行歌曰黯
然銷魂乎是豈其非別乎哉為之讀其詞曰夕哉
遠乎今之復于古乎華而不豔博而不冗不圖為
詞之至斯也為之讀賓其詩曰樂乎樂其樂者哉

得其所哉高乎大哉其登東山而小京師乎蓋詩
之感人之秉彛之性其如是先是春和而賡載不
錄于此蓋畏僭踰也初中秋之座所必者春也故
賡載之卑詩想像以賦之今又受賓之命而彷彿
依佛以誌其事烏虜公羊之三世古尚有之留侯
之圖大史知其如婦人而况於春乎哉春昔秘淑
艾焉今也親炙之然則春所記實其以為得其情
歟主謂誰曰長嘯子也賓何人也曰惺窩公也春
於是乎跋

惺窩見此跋謝曰長嘯子歌跋起草不竟
日成所謂腹藁者耶然累數十百言雖即
時讀之難終篇不如為永夜燈下之玩感
佩感佩

惺窩先生五言小絕跋

師友趣東方少年寫別腸相思梅意暮宅後認餘
芳右五言小絕者十有四三年前惺窩先生所
和富元古送余東行詩韻者也手澤猶新嗚呼惜
哉當初余弱冠元古成童相共始見先生教而不

倦語而不惰者久矣既而余赴東列元古賦祖馭
詩先生喜而和之其淨書則元古韞櫃而藏下且
羅蠶彼之災而為煨燼今此乃其味脫稿者蓋之
余家矣元古求而不已於是寄贈之將代柳子賀
王參元之書而執以為證先生歿而今其片言隻
字落千世者皆莫不寶玩焉在則人亡則書韓山
一片石唯可共語而已嗚呼惜哉廢幾見此詩者
聞其風慕其道而有所私淑也

辛酉冬十月日

題惺窩先生集後

市虎三傳信而不疑字經三寫鳥為馬蓋是流
落轉徙之弊歟余之嘗親炙於惺窩先生也收其
詩文并倭歌隨得乃謄之不拘次序以為三冊藏
諸篋笥日久矣先生歿後一旦以蒲田玄同懇求
乏而借示為玄同亦徃徃搜索有所小補將鋟梓
未果暴殊死其弟聊卜開板已行于世方今細野
君藤為景者先生之令嗣也先生易實時生僅八
歲漸積年序稍進仕官讀書喃喃詠歌琅琅周旋

步趨于鳳閣龍樓之墀而列仙籍翹迥酌注於京
極冷泉之流以樹家風於是取彼板本欲為補校
手披口誦不倦不息可不謂孝者善繼善述乎且
其家獨所有與其所親筆非它人之所見所聞者
蓋有之乎幸使能傳而市不有虎能校而鳥為不
為馬何弊之有哉按杜拾遺之集曰草堂曰千家
曰分類曰愚得雖更數手其實一也黃太史之詩
任淵編之太史之孫埈參之家書以校正之其外
集別集乃史應之輯之以更其手故有詩略其餘

古人之集之編次不出自一人之手者多矣昔之
為命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其所以善辭
命則以如此詳且精也編次校讎亦宜然乎君之
於此編亦復宜然乎庶幾廣瞭下之所傳有討論
修飾之手而無烏焉展轉之誤也禮曰父沒不能
讀其書手澤存焉爾伯溫纂康節之書東山編誠
齋之集豈徒哉然則於其手澤而追遠之志可以
見乎謂之繼述其可乎嗚呼先生之言行雖顯于
今而其遺風餘韻猶與此集垂于百世可不永念

哉先是君馳書數求余序然書不盡言又使孫以
需余詞然使之所傳言溢乎故日月荏苒以未成
去冬余蒙鈞命偶入洛幸逢君屢來晤語及之
粗告以余之所曾聞而後似至乎事之情官事無
監過歸江府君猶求責之余既狀其行今又何言
然依其游請而再告瀆焉

寬永二十一年三月日

題惺窩先生手跡後

黑澤氏所藏之惺窩先生手澤尚新其片言隻字

留在人間者與寶薰俱遺芳於千歲者是其德馨
與

武學十二景畫軸跋

武列列學十二景往歲余之所題詠也頃我家向
陽生使好手圖之炳如丹青就而思之舉在魯論
哉望神廟風收則移夏松殿栢于此乎觀金城初
日對靈池皓月則無得而踰焉乎見下谷耕田則
未逢桀寇乎過南鄰管祠則非鬼之祭不可誦乎
掛東海征帆則有乘桴之嘆乎向武野煙草則頌

君子之風乎映淺草花雲則不義之富不可求乎
眺瓊波茂陰則秀而實者乎臨隅田長流則逝者
如斯乎瞻房陵遠山則智仁之所樂乎含士峯晴
雪則可以成一簣者乎而今後素既成其就而所
思如此何以流連風景哉於是彌知浴沂見解被
與于聖人伊洛風月傳自濂水之光霽武夷九曲
佳境得紫陽而益顯嗚呼先聖不忘矣向陽生勉
哉

戊子仲冬晦

羅山先生文集卷五十二
 題跋二
 佐太廟御製倭歌跋
 幕下親筆跋三篇
 三十六名臣圖跋二篇
 百人一詩跋
 兵書跋
 鐵炮書跋二篇
 佐太廟畫軸跋
 佐久間將監畫軸跋二篇
 題花鳥圖軸後
 古筆跋
 拙詩三首註跋呈長嘯子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目錄

題跋二

佐太廟御製倭歌跋

幕下親筆跋三篇 三十六名臣圖跋二篇

百人一詩跋 兵書跋

鐵炮書跋二篇 佐太廟畫軸跋

佐久間將監畫軸跋二篇

題花鳥圖軸後 古筆跋

拙詩三首註跋呈長嘯子

題玄同夢聯句後 題恕靖綠陰聯句後

額板跋 多胡氏一軸跋

題汗說後 題乞詩批後

題恕靖病中詩卷後 題恕靖禁題詩卷後

象戲圖跋

暮不歸... 三十六...

於太廟... 題

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二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二

題跋二

佐太廟御製倭歌跋

淀城主永井君信別牧今茲季夏馳使侷告曰聞

者辱賜御製倭歌一首且有可以寄佐太天神

宮之旨敬肅之至管窺之餘高歌響於雲間

奎章降自日邊風送清香則姑射山頭之雪映

六月之梅葉天添佳色則廣寒殿上之桂開一夜

之松花裝池之中襲之以納神廟何寶加焉豈不

敬乎雖贈爵新恩銘刻石不可過之神而有靈可
以敬享可以感格其介爾景福何疑之有請記此
事以垂不朽余聞而偉之然至敬無文遂書以呈
焉

慶安元年七月日

幕下親筆跋

緇葉羨濃守
正則求之

父母之孕毓嬰幼也至矣盡矣然設食母以遂其
生長之養古者保傅師姆之教宜哉春日局者
大君幕下之大乳母也正降誕之後以選入營備

乳食之職奉最勤往年會弟豫時春日局號泣
籲天請以身代之且誓曰而今而後妾雖嬰病而
不敢服藥何其志之確乎既而二豎早去台體
復故人皆感春日局思上之深也然後恩眷愈厚
勞威益盛閨中之治斷然取決焉緇葉舟列太守
者春日局之所生也且其才可以任事量可以容
衆而奉仕不懈獻納有意年久矣辱賜采地若干
萬石而居相列小田原城太守相館人皆惜之其
令嗣濃列太守襲封昔漢武之不徙侯母者憐其

乳養也是在上而不忘其德也昌黎之為正真墓
銘者思其視保也是在下而欲報其恩也今之渥
眷復何疑乎頃年春日局罹霜露之憂親族皆懼
其不起也然湯藥不入口蓋踐前言也事聞而感
動且督過之親深御筆賜之責以其飲食嘗藥
勉以其病愈奉上而厚惠之及此也匪獨一人之
感泣其親戚亦皆拜命之辱匪獨此也見者聞者
皆莫不歆羨焉然而春日局不勞刀圭不用針灸
遂以下世享年六十有五何其執志之固而不移

乎謂之健婦亦何不可之有彼台翰者永傳為
稍葉氏之家寶也烏乎太君續祖宗之緒司闡
別之權其皇考皇妣之餘慶大矣哉雖然其
襁褓之歲弄璋之齡以慎寒溫以節飲食使至成
立之漸者春日局之力居多矣古來設食母之義
於是可見焉方今濃烈太守請記其事於台翰
之後余不能固讓粗載其顛末以應焉且顧伯謙
且增屏營而已

正保三年六月吉辰

又 寬永十二年作

寬永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之夕永井日向守大江
直清於御前賜台翰之彩牋直清甚悅不堪
感戴拜閱之則富士山之御詠也云字畫云風
體其美難以言述焉裝潢懽幅不日而成昔天曆
帝模富士詠倭歌以寄藤壺可謂風流也今
幕下之於直清恩義之深懇款之至也以此視彼
則彼示輕情之艷詞此表眷遇之厚意不亦愈乎
且夫古之賦富士也歌仙詞人置而不論鎌倉右

大將詠富士之烟載在撰集而今之尊詠幽玄
秀逸優于千古誰不仰止乎益見其文武兼備之
芳聲與士宰相其同高而永垂于無窮其以為家
珍固宜矣日向守請書其事於是乎記

又 寬永十五年作

寬永十三年仲秋大樹幕下有富士山之尊詠
自染健筆乃賜山口出雲守直治謹拜受之以為
家珍因應其請而書其事于裝潢背云

三十六卷四圖四
四圖五字并

三十六名臣圖跋

明曆元年作

昔高宗審象于傳說所以求良弼也世祖物色於嚴陵所以慕高尚也魯恭王之殿所記丹青古來君臣孝子烈士貞女智愚賢不肖炳煥可觀所以善之示後惡之誠世也故圖功臣十一人于麟閣以昭名于當時畫二十八將于雲臺以象四七之星而乘風雲也繪二十四臣于峻煙以準四六之氣欲補天而弘化也若夫設其詞則漢祖功臣三十一人陸士衡為之頌三國名臣二十人袁茂伯

為之贊是中華羨稱也可以勸善矣方今撰自舉陶伯益至司馬光虞允文共三十六人寫載其狀隨色象類或文或武有盛德者有大業者列之為讚而取其數則例多矣合十八卦為三十六宮天文有三十六禽嵩嶽有六六之峯漢家有三十六將帥三才之際此數昭昭焉香山九老各有詩此以四乘之數未也朱晦翁作六君子贊此六之數數則遮莫矣對後素于咫尺慕先哲於千歲則孰謂繪入者不能繪其心乎

又應同字作台命

恭奉鈞命撰歷代名臣上自皋陶伯益下至司馬光虞允文有盛德者有大業者共三十六人分為左右記之丹青炳煥可觀誠足以勸善欽為之讚夫書者心畫也繪人者亦可以繪其心乎

百人一詩跋應台命同字作

漢魏六朝唐宋之詩名于世者多矣其中擢一人一篇則人與詩同是一百也而限之以百其取捨

之際何容易哉且長篇之於短幅以難寫之故有分篇取章者方今欽萊台命謹以撰進乃使畫工設其物色然詩之義在德不在形在香不在色乎撰呈之微意在茲而已

兵書跋代物生又右衛門寬永二年作

右兵法之目錄件件如此夫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雖然求魚獸者不可無筌蹄也攻擊必破戰必克者不可無兵法也學其法者除此目錄則何

以哉譬猶魚獸之有斧蹄乎雖然至於妙處則得
之心而應之手殆難以言而傳也是兵法之蘊與
耶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學者得之於言
意之外可也

鐵炮書跋二篇 依文世三四節廣
當併代并上外記

夫鐵炮者其急速過飛鳥故支那號曰鳥銃其擊
破如雷霆故又名曰雷火砲誠軍器之大用也不
可不知焉今取其遠到而可中之術撰為一書蓋
泄其秘者耶法曰軍勝之術不可先傳也若非其

人不可告之云爾

又

夫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得其法則不差分度
而況其餘乎故學鳥銃者於所見之遠近先可以
知之而後發之則踰距堙破城樓是軍旅之威也
今聚其筭術以為一書法曰多筭者勝不可不秘
也

佐太廟畫軸跋

代永井伊賀守尚庸

河內國佐太宮者所祠管神也其名既久其驗最著而在乃父之采地不亦幸乎余宗奉之餘使畫工謹描靈像且以松梅二圖為之左右因請林氏三子作贊裝潢之筒藏之以奉納焉聊表敬神之微忱云爾

天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從五位下伊賀守永井尚庸

佐久間將監家所藏八幡沙門昭乘與狩野采女所畫花鳥獸及諸人所贊軸跋

右當時名畫闕奇競妍者若于色每色或倭什或唐絕皆達官名緇及其甲某乙等所題品也足以怡目足以適志蓋今之畫猶古之畫也本朝古畫置而不論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逃禪之梅徐熙之杏子昂之芙蓉韓舉之葵黃筌之翎毛馬麟之野芳佳木韓幹龍眠之馬與可子瞻之竹加旃日觀之蒲萄牧溪玉礪之水石皆是中華之名

品而古人之所珍藏也今之所聚蓄至於怡目適志則亦何異古乎世俗論以形似比比皆然而捧心者難言也余豈敢哉吁玩物喪志不思之乎

再書旡久間將監所藏之畫軸之後

昔高野大師瑜伽三密之暇遊戲書畫而得三昧其妙不易言也八百餘年之後男山來門昭乘不啻尋其派流而已設色之巧破墨之法亦是遊戲于此歟當是時探幽齋狩野守信以丹青鳴于世自稱家譜繪事出自周文周文傳之友清其嗣元

信松永永德光信高信守信世世相承然光信獨拙故摹繭先代繪所類左近將監光信之名以自號焉夫同名而非者周有兩曾參有西東施唐有二韓翊蒙古有兩伯顏相似而非者優者學叔敖李赤慕李白樂地傲樂天之屬所謂畫虎而類狗也伯樂之予見蝦蟆以為馬也非若玉礪有三人也及至守信踏窰于父寒未于師不亦奇乎近代能畫雪舟以周文為祖信手筆已忘寫真活自在而今守信之氣勢兼求周文雪舟之彷彿者乎一

日昭乘與守信相遇佐久間君親衛校尉為之地
於是出明歲數張請令互圖花木鳥獸雄深之勢
媚好之姿衆葉搖蕩羽毛低昂乃糊聯以為卷帙
可謂寶玩矣延喜天曆之際千枝常則之所繪者
軸軸相合比鏤倉右府之時廣元朝光之所獻者
卷卷相勝負皆雖擅美於前代然未有如此一紙
兩筆之闕娟爭新奇者也且每畫有後歌有唐絕
或青雲御相之所吟詠或緇林隱逸之所題品開
卷即見無聲之詩有聲之畫共在茲則問之昭乘

乃必曰畫現空中問之守信乃必曰謬假為真若
使老者見之則必謂有無同出教者必謂亦有亦
空禪者必謂有無俱遣豈其然乎白受彩者忠信
可學禮之謂也聲之有無不暇論焉不可不察也
不可不擇也親衛校尉請余誌之不克固辭遂題
其後

題花鳥圖軸後

神尾若狹守求之

右花鳥圖者狩野兄弟之所寫畫也夫艸木之開
落有時而更色飛鳥之變化隨節而改形方今對

此則植物不逐四時凋，動物宛然如生活，所謂造化切成，免毫釐，豈意墨梅而已哉？趙昌之傳神，未必擅美于古，邊鸞之寫生，亦欲播名于今，歟？世俗有指真為假者，是不知實理也；有認假為真者，亦是不知實理也。真耶假耶，必有分耶，即是同一實理也。具眼者見色，裏之膠青乎。

古筆跋

小出大和守所藏

存則人歿，則迹迹雖多，端莫若筆痕。故晉人之片楮，隻字任其所自，其所來不論貴賤，不拘時世。

貽于昏上，張之駢之，既及若干，以慰目下，其珍玩雖比玉累金，不可換也。亦是尚友於古之一端乎。

拙詩三首，註跋呈長嘯子。

寬永甲戌九月

先生在洛會長嘯子賦

月前擣衣紅葉添，雨節前菊三首而應其

求自註以寄之

應來命，解釋拙詩。拙詩元是百結之鶉也，借用古語而使之恰似鴛鴦繡。雖然拙之狗尾續古人之貂，唯是為懼其醜，不可掩也。今所援摭雖淺近而

與金針何以異哉鴛鴦繡出令君看莫把金針度
與人吁拙詩元是鶉衣也狗尾也不識貴意以為
奈何九月十日

題玄同夢聯句後

世稱有假夢以託言者若謝靈運之池塘芳草則
欲神其詩句之妙也張元素之開心納書則欲秘
其方術之傳也余嘗疑之矣昔衛玠問夢於樂廣
廣曰想也曰形神不接而夢者想乎曰因也為說
者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

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
前日之想矣故因與想一說也故無想則無因無
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此而已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是亦想乎因乎夫
心之所之思必隨之晝之所思夜之所夢也不亦
符合乎靈運之於詩也元素之於術也平日之所
念積累於中觸發於外故其感於寤寐之際者奚
誣哉非欲神之也非欲秘之也其想冥然又奚疑
哉世人局於耳目之所及而於其所不及者蓋惟

焉是豈知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心也者與宇宙齊
下同而非局於所聞見者故非唯凡事物而已雖
夢亦有常有非常其常夢者靈運元素之所思而
衛玠樂廣之所說也至於非常之夢者談何容易
詩書禮傳所載之夢及孔子之於周公是已其中
十之七八雖為想因而其二三有非常者非必與
宇宙下同者孰能說之哉不識謂樂廣何耶若夫
遊方之外出世之間者曰真人無夢夢覺一如則
其意以為一夜一夢耶百歲一夢也豈有真假哉

高則高矣不過於虛而已茲不暇論焉今玄同文
夢聯句殆與王東白宿仙華山下遇偉人者同夕
之夢吟乎一日索余記其事時余偶讀晉書樂廣
傳以敷衍其想因之說如此莫謂夢中占其夢我
心本實理也不占而已矣於是遂書以與之

元和癸亥之冬

題怨靖綠陰聯句後

聯句序跋一閱之多可多可夫文之有韻者詩賦
也詩之不獨吟而與人共對和者聯句也文之所

載者道也然則道也文也詩也聯句也果不一本乎哉着局于駢儷陷于剽掠雖用古語援故實而非大家所宜取也譬諸竹頭木屑遂不可為棟梁也聯句與文相乖文與道相隔何可哉金屑雖貴落眼為翳古語雖奇入聯為眩唯恐文理顛倒義理暗昧可不思乎雖然卿等以韓孟為攄云爾則亦可也耶不泥而可乎

額板跋

佐久間將監求之
寬永十一年作

三傳市虎人皆信一撥衣蜂父亦疑世上功名者

木雁座中譚笑慎系龜右未詳誰某作也然能用故事切于世情知之者可憎青蠅投有臭况又掩勲業之鏡守辯口之瓶乎欽哉

多胡氏一軸跋

寬永十九年作

多胡主水正真清者能別太守龜井茲政之家老也太守幼孤真清保護之以至使成立焉真清暇日寄意于筆墨手自寫古語若干句以為一軸呈茲政蓋寓其諫誨也數歲之後請余記其事於軸尾雖峻拒之而懇款不已於是感其志遂以書之

云

題汗說後

慶安四年辛卯七月作

函三作汗說其文繁矣就中言王言出而不反若
 使執政者知之則民可信矣又言謝上蔡聞玩物
 喪志若使學者知之則德可復矣皆可也夫飲湯
 液有汗有不汗或食椒而流酸或冷汗或自汗或
 盜汗之類共是疾病之使然也置而不論平人之
 欲汗以溫飽而不能得之然及其愧於中則渙然
 流出且睨蠅蝻嘔委壑之親則其類有泚蓋是義

不布外而有所知耻仁本在內而有所不忽故也
 於是足以見睨面盎背之由仁義也誠不可掩也
 嗚呼祖禘裸裎不能污展季之和桀紂之冒披不
 能脫湯武之戎衣今因汗說以論仁義之由已廢
 乎其擴充之也若夫炎蒸之酷秋陽之曝是其恒
 也當暑袷締絡必表而出之聖人之律天時如此
 而不言汗與不汗也余老益苦熱汗流厭浥是形
 氣所稟而已何傷焉與夫襪襪子之觸熱非同年
 之談也願與衆共道濯何必如唐帝獨愛夏日長

哉

題乞詩批後

自蝦蟇至鹿自鹿至馬是其形似也詩體如何自
佛狸至後猴自後猴至黑廝自黑廝至戎蠻而至
于人是其貌肖而異也詩格如何自伯勞至秦吉
了而至嬰武而至于侏離于鞞譯是其言語似也
言志如何夫非孫陽則馬識良馬非職方氏則馬
辨華夷之人物非治長之輩馬解禽語我之不解
詩亦如之唯庶幾類馬不類蝦蟆似人不似佛狸

重譯而不問伯勞也不識謂何耶我朝禪林中
靈夜作詩如干篇求批于老僧得岩岩批評之且
曰劉辰翁批杜蘇詩杜蘇詩非辰翁之所跋及也
賢壤不啻此言良然方今不有劉辰翁而叨叨以
批之恐被作者笑而已然杜蘇詩譬諸馬也人也
憂聲也我不孫陽不劉辰翁漫批亡名氏之所作
何辨蟻鹿之與馬嬰武之與人語耶自今莫使我
劬勞吁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看畫試使
辰翁批之則畫與詩必有分况其似而非者乎今

皆熟讀古人詩以求之則可有餘師何為勞我哉
否否亡名氏等

題恕靖病中詩卷後

亂鴉批墨如石或病氣云或眼疾云作此若干篇
余悅其氣壯力任之漸復故又悅其羞羽既治膜
血早除也雖病後養保者守成之法也慎之則
長而久堅而強也韓愈張籍之患眼未聞輕易之
唯聞張湛范汪之相訓養也宜致思矣

題恕靖禁題詩卷後

禁題字如歐蘇詠雪且形容其物事謂之着題方
回所撰分也着題者詩謎與輞川五言四句蘇子
由詠泉四絕雖不禁字然最奇須考見焉近日所
作歷試于題難與字難如良馬之於鞭影亦勉哉

象戲圖跋 代宗古 寬永十三年作

宗桂所為象戲馬法并作物若干一卷鑲梓行干
世既有年矣今復繼家傳之塵存面諭之道增補
者若干條聚以為續卷庶幾使好事之人慰悅賓
友消遣世慮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目錄

題跋三

四書跋 四篇

五經大全跋 五篇

新板五經白文點本跋

周禮白文跋

儀禮白文跋

陸象山集點本跋

天命圖說跋三篇

聖濟摠錄跋

醫學入門跋

鍼灸資生經跋

杜詩絕句跋

比王選跋

題新雕延喜式後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目錄

題跋三

四書跋

四篇

五經大全跋

五篇

新板五經白文點本跋

周禮白文跋

儀禮白文跋

陸象山集點本跋

天命圖說跋三篇

聖濟摠錄跋

醫學入門跋

鍼灸資生經跋

杜詩絕句跋

比王選跋

題新雕延喜式後

東鑑跋

新古今集跋

元亨釋書跋

關原記跋

同野白文跋

謝野白文跋

薛正路白文照本跋

四書跋

正路大全跋

張越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三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三

題跋三

四書跋

石川山村求之
山村後號文山

大學

大學八條目格物在其一夫以韓吏部之為入也其作原道篇遺格物一條知而不言耶抑又不注意耶不亦大憾乎格物訓鄭玄注格來也善來善惡來惡之謂也司馬光訓扞禦也謂防禦外物也呂祖謙謂物我無間為格物至於朱子直取程伯

仲之意而以爲窮理矣理本無形故由事物有形以立名使入踐實也恐無形者入於虛故也太明王守仁作傳習錄曰格正也至也正我心之物林子曰格棄廢也放下外物則本心靈明二說非不高也然如王說則與正心稍覺重複如林說則與司馬說亦不大異君臣父子外物也捨君父而后爲忠孝乎然則外物果不可禦也又不可棄也譬如鏡之棄明而不可照也萬物各有事每事各具理理乃心性也心與性元一也拘於形氣蔽於私

欲不能一之是以聖人著太學書教人欲使其心與理不二而后指示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義大矣哉今崇信程朱乃以格物爲窮理之謂也庶乎其不差焉古人云之他道者謂之異端由是言之不之程朱之門者異端之格物也耶從此門而入則殆及於孔門宜哉有憾於韓吏部山木氏家藏大學一部索書其冊尾因聊訓格物以示之云

論語

論語之行於日本國也何晏集解皇邢義疏讀

之久矣朱子集註未至在諸說之上首孟軻沒而道統不傳故漢唐群儒唯以訓詁而解說耳子載之後微程朱天下茅塞矣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接不傳之遺緒於是乎集註出焉讀論語者舍集註其何以哉大明永樂年中詔諸博士撰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方今欲學道者入由此則猶出由門戶也山材氏裝飾此乞跋於是乎記

孟子

儒有數般焉堯舜禹湯文武儒而君也稷契皋陶

伊傳周召儒而臣也孔顏曾思孟儒而師也其他斗筭何足算哉孟子之而后世無真儒然其七篇存焉則其心猶活宛然子載之下所謂活孟子活孟子是死而不亡者哉死而不亡者心也方知真意還在未覺浩氣終難言吁不動心而動動而不動心者可共與語此古人云論語一部孔子之小數行狀年譜也然則此七篇亦是紙上活孟子也所謂真儒猶活不在茲乎山材氏耕潢之乞跋於是題其後

中庸

浮屠氏曰因緣所生法說空亦名假亦曰中道又云說似一物即不中共是指真空言之也此書所謂未發之中果空則奈何有已發之和乎有感通之妙乎彼寂而滅此虛而靈彼高而無實此常而不妄雖然於方寸之間不能精察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不可不謹也山材氏蚤逃佛氏不識謂吾言何耶壬戌孟春初五日

五經大全跋

易

易經大全壹本者山材氏之所秘者也吁義文周孔之蘊奧精微雖不可知然其漏泄於此則四聖之心於此書可以見矣宜哉有洗心之名可不思乎

書經

書經大全一套者山材氏之家藏也四代之書者聖賢之心畫也讀者能得其心則其於天下如示

掌乎謂之書與我不二也耶

詩經

山材子所藏之詩經大全一部既裝潢了嗚呼詩者言性情要之歸於正而后止耳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春秋

古云麟經兩卷君臣體誠哉此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國家何難之有哉一旦有亂臣賊子出於其間則不可不討焉是所以春秋作也春秋

道名分名分正則亂臣賊子懼不亦嚴乎此一部山材子之所蓄也謹跋

禮記

三百三千元是只一箇敬而已矣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筆之於書者禮記是也山材氏豈翅哉於文房而已哉在于方寸之中是所願而學也云爾

新板五經白文點本跋 寬永五年作

本朝詞人博士振古講五經者唯讀漢唐諸儒之註疏未能知宋儒之道學故世人皆拘於訓詁不能窮物理殆數百千歲然今世往歲妙壽院惺窩勝先生講學格物之暇新加訓點于五經易則從程傳兼朱義詩則主朱傳書則原蔡傳禮記則依陳說春秋則據胡傳至若倭訓之古而不可易者參之舊點而不盡削之也其可筆可削者亦竊取其義而已頃有人自京師來于武列曰今洛人鑄

五經白文於梓其訓點則勝先生所掌為之也願請余一言置諸卷尾余謂先生雖尊為之訓點而其元本藏之不出蓋其副流落人間而然乎點畫偏旁雖未必無三豕渡河之訛教授參校豈是非貽千金滿籛之謀耶於是乎書

周禮白文跋

周公攝政制禮樂官得其人任稱其職於是六典以叙周禮是也故儒先有言周禮者周公天理熟

爛之書也善用則太平可以馴致矣若新室用之以爲纂竊熙寧用之以爲苛法人實有咎書何咎之有哉讀者其精詳焉近代讀者鮮矣余嘗塗朱墨以藏于塾今周哲生加之訓點苟不自是來就余質正不亦奇乎或有起予者或有竄定者他日更校讎庶乎可也哲生者大江參議甲別牧君之家人也牧君成人之美故勸而教之其意蓋欲國家官職能得其人益延治平於無窮者是亦可貴也遂跋

寬永九年冬十一月

儀禮白文跋

儀禮者文王武王之制度而周公所撰之經也有鄭註陸音賈疏而行于世雖然徃徃信屈齧牙故韓愈尚云苦儀禮難讀而况於今乎余徃日滴令讀之露行墨點之鴉姑藏于家以待再校今茲大江參議甲別牧君之迺習周哲生手自寫白文且點之來問其臧否又請補寫其脫落者懇甚於是

出レ示家本ヲ以テ使レ參考ス焉古人ノ檢書ヲ譬フ諸掃風葉他
後ニ宜シ重シ是レ正ス焉夫禮ノ之盛也優優乎ニ三百三千待
其人ヲ而後行ニ今讀ク此書ヲ則雖千歲ノ之下ニ如シ外降出
入ノ于其處ニ進退揖讓ノ于其間也孔子曰周監於二
代ノ郁郁乎ニ文哉ニ吾從レ周嗚呼大矣遂跋

寬永九年冬十一月

陸象山集點本跋

右象山集自一至三應本多甲州公之索而加硃

墨之訓點初此全集希世而人皆未見焉余校
秘府書時蒙レ恩允為レ謄全本其後惺窩先生借
余本以レ寫之於是徃徃行于世今余本留在京師
故不暇再校此一冊庶乎可畏君子之掃風葉也

壬戌孟冬

天命圖說跋

右天命舊新圖說者朝鮮鄭秋巒李退谿之所作
也其論性理氣質皆雖為中國儒先之餘言然不

戾於正而有可觀者余家藏此本久矣一日胝於
惺齋惺齋曰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說是也
此諸因知記所云則為此善於彼昔趙松雪見新
羅沙門金生書蹟題其后曰何地不生才信哉今
余亦於此圖說云尔乎頃者村上行信生就余乞
瞻之於是書以與之

元和辛酉立夏日

又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事事物物所以當
然之故也子思謂之性性即理也學者學此而窮
之則為聖為賢之功自茲而始故顧諟則常自在
此而已所謂明命豈外於心乎哉今此圖乎白
在目前則是顧諟之謂乎若其不爾者按圖索駁
馬也朝鮮國鄭之雲及李滉作此圖說其有意乎
其說多宗師程朱是亦得所摺今縮少年十有八
歲繕寫之索余書其后可謂其志厚矣昔子奇十
八化東阿賈誼十八鳴洛陽是雖千古之義譚然

今非所期之伊川先生十七八讀論語已曉文義
後來愈覺其雋永是所期望少年也勤而不已則
知命豈遠也哉聖人之不踰矩者早在志學之時
况知命之年乎庶幾此圖不惟在目前而已卷而
收方寸則惟性惟天道惟教本自不二而我心有
無窮之妙矣嗚呼少年勗哉是為跋

辛酉夏五朔

又

同年作

右天命圖說者龜三以我家藏之書所就寫焉夫
八卦九疇所以天錫聖人而洩其秘隱者布在方
策其後濂溪先生接千載不傳之緒著太極圖說
以授二程於是我道之妙有意者獲窺之嗚呼聖
賢之誨人不深切著明乎今此天命圖說雖成於
朝鮮鄭李之手然皆中國先儒之意也則有可觀
矣由是而窺太極圖而後至於河圖洛書者豈非
外高之為階哉龜三勉焉

龜三後改公春
其氏泄江

聖濟總錄跋

聖濟總錄二百卷者宋政和天子之御撰也逐病分方擬經立論寔醫經之會要學者之指南民之司命也世罕有則罕見焉太醫和氣姓半井氏驢菴瑞壽家素有此書而脫半部聞官府有全書而上言請補修之幕下聽借與之於是繕寫成就裝潢又新譬如磨璞而無瑕類也如月弦之盈于望也如天柱之遇色石也貂不足貂復續遂成全備醫家之至寶何物加之昔晉玄晏先生家書滿

架猶就武帝借秘籍研覃不已著明堂鍼灸經唐王燾仕明皇得弘文館所藏諸方以述外臺秘要共行于世傳于無窮如今是舉也不亦美乎原夫和氣氏之先出自垂仁帝帝生鐸石別命其苗裔磐梨別公清麻呂天平神護二年詔始賜和氣姓位升三品官至亞相子廣世好讀群書仕桓武帝為國子祭酒會諸儒于太學寮講論陰陽書新撰藥經大素等廣世弟真綱仕淳和帝天長年中進列八座孫時雨性好醫術聲名藉甚美乎天慶之

羅山文集卷五十一
十一
間為侍御醫轉大醫博士任尚藥局令五世孫成
貞時人號倭扁鵲爾來高其門閭繩繩繼繼或著
雜袍而昇青雲或整衣冠而入綠洞且起其家則
大醫令主鍼博士御藥院使或兼他官職者其間
往往有焉歷代弓冶有其人家風浩然於今及數
十世也可至百世而益無疆矣三世之醫禮之所
稱况其系譜之久且遠乎醫之為職列諸天官况
其昇殿上又侍營中乎諸醫之所仰慕也衆病之
所倚賴也可謂民之司命也幸以幕下之耆邁

發秘府登金櫃聽借此書而騰之為副貽厥于家
與武帝之於玄奘唐皇之於王焘同自之談也亦
亦盛乎益救民瘼愈延國脉則仁術之功豈翅今
日而已哉永使美譽遺於後世而聖濟之名與司
命之手相協也而今以余嘗知其全書所出於官
府之顛末故請余記其事於是題其後云

寬永十一年季冬二十六日

醫學入門跋

醫學入門行于吾邦者有年矣而未有鑿梓者

今也桂庵道芥繕寫大書除其分註附劑劑氏將
廣於世可謂仁厚也衛生家由是勤而不已則于
藥性于診脉于病論于經絡于運氣其便於初學
亦有小補歟庶幾訂其謬纂其遺而不混于世之
贗方偽藥也一旦俗人索余書其居余以其為仁
術之端故嘉之以跋云

鍼灸資生經跋

本朝官醫蓋有數家板坂氏其一也曾自洛赴甲
陽其箕裘卜齋如春叟久為東照大神君侍醫

大神君施仁政于邇家躋黎民於壽域之暇槐和
劑局方而製良藥其炮灸吹咀之法卜齋每預修
治焉故其視庸醫猶如大官厨之視賣餅家也歟
後受鈞命奉仕紀陽君平日頤性活人益揚家
聲王札丹砂乃至牛溲馬勃之類皆無不收藏多
聚方論群書殆將五車而今復借養安院所藏之
朝鮮官板鍼灸資生經以繕寫之病論藥方運氣
經絡不可不兼備則其志也夫資生經者宋王大
監所編集俞穴之名砭熨之要悉聚于此誠是衛

生家之鴻寶也裝潢已訖乞余一語書其卷尾余
與下齋挹袖拍肩年久矣我雖不得伊川晦翁草
廬之彷彿叟豈不為王佺期郭長陽戴同父之仁
術哉故不能不應其求於是乎書

寬永十四年仲冬下瀨

杜詩絕句跋

丈山丈人自洛寄書東武言醫法眼三竹願療之
暇拔老杜絕句副諸律詩以便閱覽將銀之梓請

余一言書其後其丸藥驚囁其誦詩瘧愈姑舍其
說問戎王子于神農而不知然彼友鄭廣文纂西
極之藥名則讀其詩焉醫相開涉者有之乎想大
人之無詩病學老杜法眼之藥使人除病亦如其
詩也庶幾乎遂書

癸未孟夏日

比玉選跋

有詩成珠玉者有咳唾吐瓊瑰者有李杜金聲者
有名珪似玉者有韓柳羨玉精金者有元氏軒軸
金玉聲者有二蘊連璧者夫以金玉聲詩文者古

來夥矣是所以比王選之作也而令縮少年纂之
良有以哉詩不云乎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則亦其
詩如玉是可待也嗚呼庶王汝于成何翅詩而已
哉 壬戌春

題新雕延喜式後

本朝之昔比年間歲與中華往來風帆不絕海不
揚波道有交鄰道德文章以傳承焉禮樂刑法以
準擬焉李唐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之
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群司之所常行事也式

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政事由此三者若有所違
人入于罪者一斷以律其中高祖武德式太宗貞
觀式高宗永徽式玄宗開元式各若干卷皆時宰
奉敕撰之 本朝有弘仁貞觀延喜三代之式蓋
準擬而為之者乎草創于嵯峨討論于清和修飾
潤色于醍醐時貞信公奉 詔與名臣博士等監
於二代損益沿革隨時隨宜以行于世雖唐式不
可以加也欲議 朝儀者可不考乎頃年中原萃
庵職忠使兒孫校讎延喜式清原前給事中兼白

漿令賢忠朝臣見而嘉之歷稔四十九卷既卒時
會劄刷氏求之鏤梓其文字鮮明讀者便焉但一
部五十卷內第十三卷闕此一卷秘在九條殿下
不能容易啓稟偶會其有事故而罷可勝歎哉多
方求之不克得也聞尾陽亞相源君掌寫殿下之
本屢就余以讀之遂達之源君以其廣世播後之
可遠及故聽而出之於是五十卷全備可謂幸矣
上之用焉則朝廷之法率於舊章下之由焉則百
官之職存於有司矧又今臨時處事者可以識物

名乎不亦偉乎何愧唐禮哉庶乎使自中華至者
見之知本朝有所矜式于有道也若此一卷文
字脫落或有焉它日參諸異本以補之可也然及
史之闕文雖聖人所以闕疑也况後學乎清中二
氏請余書其後弗措余想二氏者四道家流共居
其一勉哉復古之業有待焉遂書

慶安元年戊子

東鑑跋

土師氏玄同攜其舍弟聊卜來而語余曰方今世

之見東鑑者滔滔皆多也而郡鄉村里之號氏族
姓尸之字官家僧道之目古今名物之稱方言俗
談徃徃未易讀也况又其間文字紕繆書寫脫略
平見者病之今聊卜點倭訓于其旁其或所未安
者乃闕疑而俟後之是正因附劄氏新鏤於梓
蓋為此書之一得耶願氣一言以託不朽余始拒
之曰豈外求哉子宜自為之既而復乞之至于再
三而不已於是記其所以語余者如是及至其板
成則紙貴而益售耶可不謂便於童蒙之見者乎

若夫國家之盛衰世道之得失可以鑒戒可以資
治者姑待異日之評遂書以為跋

寬永甲子之春

新古今集跋 代脇坂淡路守安元

此新古今和歌集抄二卷以右三人所跋之本謄
寫之希世之好本也予亦暇日考古人之註解而
增補其不足者數十首今所補者其歌頭皆加鱗
形之朱點以分之是亦非予之私意矣後之觀者
釋焉因以跋之云 此抄有平常編宗幸細川玄
高陽所謂右三人者是也

寬永十五年秋九月日

元亨釋書跋

小鳴家富謂予曰元亨釋書者近代板行于世者
悉皆活字成行故不能無顛倒錯誤而未有鏤于
巨板者也而又未有加訓點者也今崔良士張貼
海藏院古本於木以歐刻焉且又考諸本之舊點
而補寫于其行間并刻之每板一枚面背共四葉
板計二百十三枚紙計八百五十二葉都為全板
夫是舉者蓋是 本朝三寶之流布而又近代一

板之最勝者乎庶幾將行于不朽而傳於無窮哉
予聞其言壯其志以謂奇貨可居也而且戲告曰
元亨釋書板既成矣他日蓋有寬永儒書云者出
否笑而書之

寬永九年春三月

關原記跋

夫漢家四百年之長高祖創業於垓下之大捷也
唐室三百歲之久太宗開基於東都之會戰也恭
惟 東照大神君關原之勝一舉塵敵四海入掌

雖誅滅項羽之成功戮實擒元之雄武何以加焉
本朝古來出軍之多未有如此之盛也庚子凱歌
以來至今六十年許既經四葉重熙累洽之政
治誠是神君凱矢之威大制天下文教之風永
播闔國之驗也 大君幕府若雖有欲知神君武功之
勤勞然年既久而慮向來無人之知此事若彼羽林粗述
其所見聞且尋當初小說及耆耆之所傳言乃使道春及
春齋以纂記之爲上下卷號曰關原合戰始末記
明曆二年
丙申二月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終

